



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刘 荣^{1,2,3,4}, 许建波⁵, 王露露³, 谢双玉^{1,2,3}, 乔花芳^{1,2,3}

(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9;

3.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4.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5.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关系脱贫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实地调查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432户农户, 通过 t 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比较了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深入探究了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 参与旅游降低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尤其是提高了农户的适应力。在不同旅游参与程度的农户中, 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低, 适应力最高。机制分析表明, 农户通过参与旅游增强了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等内生发展动力, 降低了自身的生计脆弱性。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仅生态农业依托模式的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显著降低了其生计脆弱性。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应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增强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以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 参与旅游; 生计脆弱性; 生计技能; 收入多样化;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中图分类号: F592.7; F328 **DOI**: 10.16152/j.cnki.xdxbzr.2024-04-00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on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LIU Rong^{1,2,3,4}, XU Jianbo⁵, WANG Lulu³, XIE Shuangyu^{1,2,3}, QIAO Huafang^{1,2,3}

(1.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4.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 Wuhan 430079, China;

5.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s is rela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432 farmer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Enshi Prefecture were investigated on the spot. The livelihood vul-

收稿日期: 2023-12-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00117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生)优奖计划基金项目。

第一作者: 刘荣, 女, 从事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 2500867295@qq.com。

通信作者: 乔花芳, 女, 博士, 副教授, 从事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研究, qiaohuafang@ccnu.edu.cn。

nerability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was compared by means of *T*-test, varianc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PSM robustness test and mediation effect test to deeply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reduces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especially improves the adaptability of farmers. Among the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the part-tim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is the lowest, and the adaptability is the highest. ②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enhanc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such as livelihood skills an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thus reducing thei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③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n thei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s heterogeneous due to differen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Only rural households in villages relying on the mode of eco-agricul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Th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of Enshi Prefecture should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farmers, so as to reduce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livelihood skills; diversification of income;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现阶段应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而脆弱的生计极有可能导致乡村旅游地区的农户返贫,侵害脱贫攻坚成果,阻碍乡村振兴进程。为适应不断变化的脆弱性环境和维持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参与旅游越来越成为农户调整家庭生计策略的重要方式。然而,乡村旅游发展给农户生计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参与旅游可能直接导致农户的生计活动重组或优化^[1-2],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生计技能^[3]与收入能力^[4],改善其生计资本状况^[5-6]和生活质量^[7-8],从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9],巩固乡村旅游地的减贫脱贫成果^[10-12]。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可能带来利益冲突、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13-14],同时,旅游业的脆弱性使得高度依赖旅游农户存在较高的生计风险^[15-16],反而加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17-19]。因此,参与旅游是否有助于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多集中于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及影响因素。在生计脆弱性评估方面,现有文献从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多维影响^[20]、系统敏感性适应力^[9]或生计资本^[17-19]等视角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多运用综合指数法进行定量评估,但评估指标体系尚未达成共识;在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方面,主要通过计算指标得

分在生计脆弱性指数中的占比来探讨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驱动因子^[17-19],或将脆弱性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识别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和动力^[9,20]。

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关于生计脆弱性评估的部分结论存在明显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生计方式的农户较旅游生计方式的农户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9,20],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旅游主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高于旅游兼营型农户及传统型农户^[17],且基于简单的均值比较来评价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9,17,20],难以全面反映数据背后的统计学意义。其次,部分学者将生计资本等同于生计脆弱性^[17],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最后,农户参与旅游是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响应,即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脆弱性是生计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尚缺乏关于生计策略选择对生计脆弱性影响机理的探讨^[21]。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18个旅游村的432户农户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①分析参与/不参与旅游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以及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②从农户内生动力视角(如生计技能、收入多样化等)探究农户参与旅游影响生计脆弱性的内在机理;③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角度,探究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旨在进一步完善旅游情景下

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和生计脆弱性理论,并为乡村旅游地旅游减贫实践提供案例借鉴与理论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SLF)及乡村旅游发展语境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22-23],始终强调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是实现其生计可持续的重要举措。脆弱性指系统或人类受外界扰动的不利影响和无法应对不利影响的程度,是暴露度(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和适应力(adaptability)的组合^[24-25]。所以本文将生计脆弱性定义为具有敏感性特征的生计主体因暴露于风险环境中而易受不利影响并缺乏适应能力的一种状态^[24],包括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力 3 个维度。其中,暴露度反映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户面临的风险扰动,包括自然、消费、教育、收入与健康 5 种类型风险^[26];敏感性体现农户面对风险变化时的易受影响程度,包括暴露于自然风险下的环境稳定性、粮食安全,暴露于消费风险、教育风险和收入风险下的家庭财政状况,以及暴露于健康风险下的水资源、医疗资源状况和粮食安全^[27-28];适应力指农户基于干扰和自身敏感性的调节适应能力,结合暴露度和敏感性的维度指标,将适应力归纳为灾害防治、收入、政策扶持以及生计多样性^[29]等方面。

可持续生计能力体现为家庭获得基本收入的能力及为了生存而选择和完成基本生计活动的能力,是家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综合^[30]。农户参与旅游是个体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响应,亦是其基于生存理性的一种适应性生计策略,影响其生计结果。而农户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等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31-32]。因此,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的角度探讨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

1.1 农户参与旅游与生计脆弱性

在自然、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农户会根据自身生计状况自主选择是否参与旅游。对于农户而言,旅游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生计机会、改善福利与能力的生计策略^[33]。农户可以通过参与旅游来改善家庭生计资本、住房条件和交通设施等生计条件,从而具备更高的生计适应力和风险抵御力,降低生计脆弱性。据此,提出假

设 H1。

H1:农户参与旅游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

1.2 生计技能的中介作用

生计技能是家庭/个体为了满足谋生需求而后天习得的、并能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在政府、企业等的支持和引导下,农户可通过餐饮、住宿、手工等技能培训,掌握参与旅游所需的技能,并提高这些技能的熟练度和专业性,以提升自己的生计技能水平。还可通过“心理赋权”“经济赋权”等途径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34],增加就业机会。农户提升生计技能不仅能增强自身对新的生产方式和各种生计风险更高的适应力,有效降低生计脆弱性^[35-36],还能满足日益变化的游客需求,保持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就业/创业的稳定性,促进生计可持续。据此,提出假设 H2、H3。

H2:农户参与旅游正向影响生计技能。

H3:生计技能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

1.3 收入多样化的中介作用

收入多样化指收入渠道多样化,以及各项收入的相对均衡,可以反映家庭收入能力。但收入多样化不同于生计多样化,若家庭各类收入不均衡、离散程度大,家庭总收入由某一类收入所支配,依然会造成较大的收入风险和生计不稳定性^[37]。

山区农户对环境资源依赖度较高,往往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活动,鲜少有零工、散工等兼职活动,收入来源较为单一。而农户参与旅游,丰富了家庭的生计策略,增加了家庭收入来源。对于农户而言,旅游生计活动与传统生计活动具有协同性^[38]。农户可通过参与旅游,在最大化利用劳动力的同时兼顾传统生计活动^[39],进而拓宽收入渠道,平滑收入。因此,农户可通过参与旅游实现家庭收入多样化。而收入多样化有利于家庭分散风险和稳定收入,降低家庭的生计脆弱性。一方面,多渠道的收入来源利于分散风险,也意味着从每种渠道中获取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不断提高^[40];另一方面,相对均衡的收入结构有助于农户获得长期稳定收入,降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据此,提出假设 H4、H5。

H4:农户参与旅游正向影响收入多样化。

H5:收入多样化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和研究假设,构建了农户参与旅游影响生计脆弱性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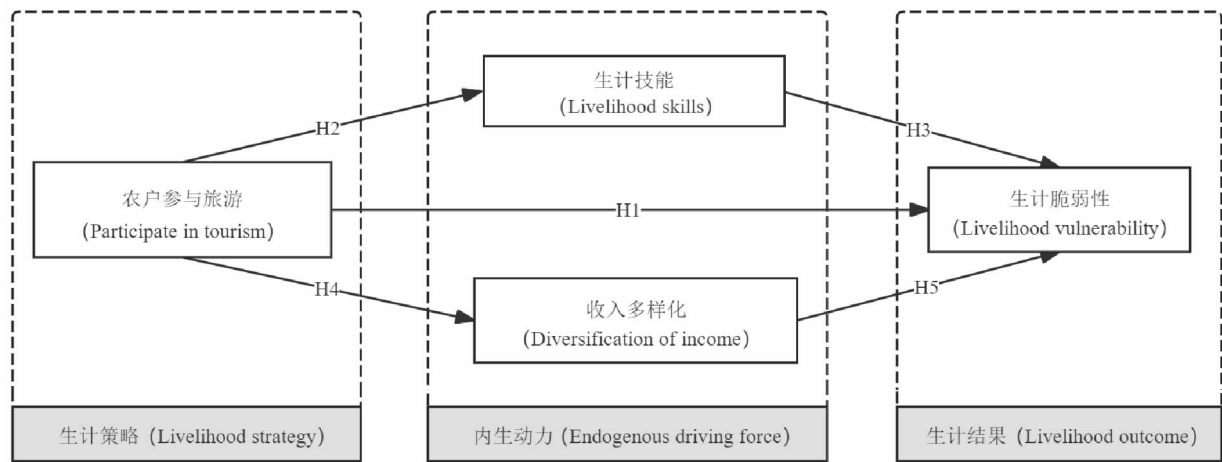


图 1 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恩施州曾是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州内自然资源独特,民族文化丰富,旅游及关联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为兼顾典型性和交通便捷性,选取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宣恩县的 18 个旅游村作为研究区域。其中,12 个样本村属于《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他 6 个村则是专家推荐的旅游发展较好的村落,分别为恩施市的木贡村、宣恩县的锣圈岩村、利川市的新桥村和狮子村。选取的样本村自然区位条件不同,旅游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18 个样本村依托优势农业资源、生态资源、民族特色资源等带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周边地区农户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如位于建始县花坪镇的小西湖村自 2008 年便开始发展避暑旅游,凭借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吸纳了大批游客,带动周边近 5 000 人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农家乐、休闲山庄、星级宾馆及土特产店发展迅速。

2.2 数据来源

调查问卷包括农户基本信息、旅游参与情况和生计脆弱性 3 部分。其中,农户基本信息包括个体基本信息及家庭关系等;旅游参与情况包括农户的旅游参与人数、职业类型及旅游收入等;生

计脆弱性涵盖了生计脆弱性中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力 3 个维度的所有观测指标。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于 2021 年 7 月 10—20 日前往恩施市、建始县、宣恩县和利川市各样本村开展调研。8 名调研员随机入户进行面对面交谈式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 432 份,有效率 94.74%。对农户、村干部和旅游企业负责人等进行半结构访谈,内容涉及各样本村的旅游发展情况、农户的旅游参与情况等,累计共访谈 213 人次,获取访谈文本 39.37 万字。

2.3 变量选择

2.3.1 被解释变量

生计脆弱性为被解释变量。依据前文所述,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并对其进行冗余度检验,3 个维度的冗余度均小于 0.5,指标体系较为科学。采用均值法对各个指标赋权重,并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生计脆弱性。生计脆弱性指数值区间为 $[-1,1]$,越小越不脆弱,指标为负说明农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2.3.2 解释变量

农户是否参与旅游为核心解释变量。117 户(约占 27.08%)受访农户参与了旅游,总体参与程度不高。符合案例地实际情况(见表 2),这是由于案例地尚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41],农户以开民宿和农家乐、在景区售票、做环卫、自营商铺等方式参与旅游,尽管绝大多数农户对参与旅游持积极态度,但囿于资金、年龄、地理区位等限制而未能参与旅游。

表 1 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向性	指标描述及赋值
暴露度	自然风险暴露度	自然灾害易发性	0. 033	+	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每年 1 次及以上 = 4, 2 年 1 次 = 3, 3 年 1 次 = 2, 5 年内未发生 = 1, 从没发生过 = 0
		自然灾害破坏性	0. 033	+	自然灾害对家庭造成的损失:很大 = 4, 较大 = 3, 一般 = 2, 较小 = 1, 很小 = 0
	消费风险暴露度	重大事件开支	0. 022	+	近几年在购房/建房、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花费(元)
		物价上涨	0. 022	+	物价上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很大 = 4, 大 = 3, 还好 = 2, 不大 = 1, 完全不大 = 0
		负债情况	0. 022	+	家庭目前背负的债务(贷款、借款)总额(元)
	教育风险暴露度	在校学生数	0. 033	+	家中正在上学的子女数
		教育负担	0. 033	+	教育支出对家庭经济的负担:很重 = 4, 重 = 3, 还好 = 2, 不重 = 1, 完全不重 = 0
	收入风险暴露度	非农就业能力	0. 022	-	家中从事非农工作的成员中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和从事技术型工种(厨师、电焊等)的人数占务工总人数的比例
		非农收入损失	0. 022	+	危机事件(如新冠疫情)对家庭年收入造成的损失
		农产品销售情况	0. 022	-	很好 = 4, 较好 = 3, 一般 = 2, 较差 = 1, 很差 = 0
敏感性	健康风险暴露度	病残程度	0. 033	+	家中患慢性病、大病、残疾等的总数
		医疗负担	0. 033	+	自费医疗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比重
	环境稳定性	坡地占比	0. 033	+	坡度大于 25°的土地占农户全部土地的比例
		住房结构	0. 033	-	主要材料:混凝土 = 4, 砖 = 3, 木头 = 2, 石材 = 1, 泥巴 = 0
	家庭财政状况	收入结余	0. 022	-	年收入结余占家庭年收入比重
		负债影响	0. 022	+	负债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程度:影响非常大 = 4, 影响大 = 3, 影响一般 = 2, 影响不大 = 1, 完全无影响 = 0
		非农收入占比	0. 022	-	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医疗资源	最近医疗机构距离	0. 033	+	家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所需时间

续表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向性	指标描述及赋值
水安全		最近医疗机构类型	0. 033	-	离家最近的能够看病的地方类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 = 4,社区卫生站、卫生院 = 3,疗养院、门诊部 = 2,私人诊所、村卫生室 = 1,急救站、其他 = 0
		水的充足性	0. 033	-	过去 1 年中,是否有充足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很充足 = 4,较充足 = 3,一般 = 2,较不充足 = 1,很不充足 = 0
		水的安全性	0. 033	-	农户的饮用水来源:纯净水、过滤水 = 4,自来水 = 3,井水或泉水 = 2,塘堰水或渠水 = 1,雨水等 = 0(可多项叠加)
	粮食安全	粮食自给自足	0. 033	-	粮食全部自给 = 4,购买较少 = 3,一般 = 2,购买较多 = 1,全部购买 = 0
灾害防治		饮食多样性	0. 033	-	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的食物种类数
		灾害预警	0. 021	+	未收到过灾害预警 = 0,上门/打电话通知 = 1,村委会广播 = 2,村里微信群通知/手机短信通知 = 3,自行查看天气预报 = 4
		个人灾害预测	0. 021	+	本人预测到过灾害(如暴雨洪涝、低温冻害等自然灾害) = 1,未预测到过 = 0
		灾害防治组织	0. 021	+	组织过灾害防治:很有效果 = 4,有效果 = 3,效果一般 = 2,没有效果/不清楚 = 1;当地未组织过灾害防治 = 0
		防灾措施	0. 021	+	家庭防灾措施的数量
适应力	收入	家庭年收入	0. 083	+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政策扶持		医疗保障	0. 028	+	合作医疗 = 4,大病保险 = 3,大病或慢性病救助 = 2,其他保险 = 1,无任何保险 = 0(可多项叠加)
		生活扶持	0. 028	+	领取救助或补贴的类型数
		生产和就业扶持	0. 028	+	政府的扶持对农户生产和就业的帮助程度:有很大帮助 = 4,有帮助 = 3,不清楚 = 2,没帮助 = 1,完全没帮助 = 0
	生计多样性	农业生计多样性	0. 041	+	家庭从事农业生计活动(如种植农作物、养殖牲畜等)的数量
		非农业生计多样性	0. 041	+	除依靠农业为生计外的其他生计方式(如外出务工、经营农家乐等)的数量

表 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表
Tab. 2 Variable mean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样本总体		参与旅游农户		不参与旅游农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计脆弱性	生计脆弱性指数 × 100	0.035	0.482	-0.054	0.406	0.068	0.504
	是否参与旅游	是 = 1; 否 = 0	0.271	0.445	-	-	-	-
解释变量	户主性别	男 = 1; 女 = 0	0.914	0.280	0.906	0.293	0.917	0.276
	户主年龄	18 岁及以下 = 1; 19 ~ 25 岁 = 2; 26 ~ 40 岁 = 3; 41 ~ 60 岁 = 4; 61 岁以上 = 5	4.130	0.618	3.991	0.609	4.181	0.615
	家中有无干部/公职人员	是 = 1; 否 = 0	0.060	0.238	0.103	0.305	0.044	0.206
	家庭规模	家中人口数量(人)	4.470	1.727	4.769	1.583	4.359	1.767
	周围 5 km 内是否有 A 级景区	是 = 1; 否 = 0	0.715	0.452	0.684	0.467	0.727	0.446
控制变量	从家中前往其他地方的便利程度	很不方便 = 1; 较不方便 = 2; 一般 = 3; 方便 = 4; 非常方便 = 5	3.954	0.611	4.103	0.480	3.898	0.645
	生计技能	参与的旅游技能培训的次数 × 0.5 + 参与的旅游技能培训的效果 × 0.5	0.153	0.752	0.513	1.368	0.019	0.137
	收入多样化	$1 - HI = 1 - \sum_{n=1}^N (X_n)^2$ 其中: X_n 是将农户收入划分为 5 类后, 计算的各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0.183	0.210	0.262	0.222	0.153	0.198

2.3.3 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选取户主的性别、年龄表征个体特征,家中是否有干部/公职人员、家庭规模描述家庭特征,居住地周围 5 km 内是否有 A 级景区、从家中前往其他地方的便利程度表征区域特征,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42]。

2.3.4 机制变量

1) 生计技能。技能培训是乡村旅游扶贫的重要环节,也是农户增强内生动力和致富能力的重要途径。样本村普遍会定期开展农家乐/民宿经营相关的餐饮培训、接待培训等旅游技能培训。而且,部分样本村依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景区会提供餐饮、住宿、手工、轿夫、物业等旅游技能培训。同时,少数样本村与高校存在合作关系,高校会提供服务礼仪和导游等旅游技能培训。农户参

与旅游技能培训的次数越多,效果越好,生计技能提升越明显。因此,选取农户参与旅游技能培训的次数和效果来表征生计技能。

2) 收入多样化。参照《中国统计年鉴》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类并结合研究区实际,将农户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非农经营收入、政府补贴收入及其他收入,并使用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1 - HI”衡量农户的收入多样化,“1 - HI”越高,表明农户的收入来源越多,各项收入分布越均衡。

2.4 模型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是连续数值型变量,因此,选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构建基准模型。

$$L_i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 + \varepsilon$$

(1)

式中: L_i 为第 i 个农户生计脆弱性; X_i 为农户是否参与旅游; X 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等控制变量; β_0 为截距项; ε 为随机扰动项。

基于温忠麟等关于机制检验的方法^[43],检验生计技能、收入多样化在参与旅游和生计脆弱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M_i = \mu_0 + \mu_1 X_i + \mu_2 X + \varepsilon \tag{2}$$

$$L_i = \lambda_0 + \lambda_1 X_i + \lambda_2 \times M_i + \lambda_3 X + \varepsilon \tag{3}$$

式中: M_i 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农户的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 μ_0 、 λ_0 为截距项; ε 为随机扰动项。

3 结果分析

3.1 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比较分析

3.1.1 参与/不参与旅游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的比较分析

t 检验结果表明,参与旅游农户的生计脆弱性(-0.054)在1%水平上显著低于不参与旅游农户(0.068),主要是因为参与旅游农户的适应力更强。

具体来看,在暴露度方面,参与旅游农户、不参与旅游农户的整体差异不显著,但前者的自然风险暴露度在1%水平上显著低于后者,而消费风险暴露度、教育风险暴露度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后者。对于参与旅游农户而言,务农不再是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冲击,生产、生活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其重大事件开支、负债总额、教育负担等均比较高,从而产生了较高的消费风险暴露度和教育风险暴露度。在敏感性方面,参与旅游农户、不参与旅游农户的整体差异不显著,但前者的环境稳定性在10%水平上显著高于后者。参与旅游农户拥有的农田数量较少、坡地占比低,环境稳定性也相对更高。在适应力方面,参与旅游农户的适应力(10.347)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参与旅游农户(9.531)。参与旅游农户在生计多样性、收入和灾害防治方面的适应力分别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参与旅游农户。参与旅游作为对传统生计方式的补充,丰富了样本农户的非农生计方式,提高了生计多样化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另外,参与旅游农户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信息获取能力更强,因此也拥有更强的灾害适应力。

3.1.2 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的

比较分析

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投入越多,参与旅游程度越高。故用家庭参与旅游的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征农户的旅游参与程度^[17]。可将参与旅游的农户划分为旅游兼营型(0% ~ 40%, 41 户)、旅游主导型(40% ~ 80%, 40 户)、旅游专营型(80% ~ 100%, 36 户)3类,进而对包括不参与旅游型在内的4类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

总体来看,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高到低依次为不参与旅游型(0.068)、旅游主导型(-0.015)、旅游专营型(-0.053)、旅游兼营型(-0.093)。这可能是因为恩施州乡村旅游地仍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41],旅游的带动作用有限。但两两比较发现,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5%水平上显著低于不参与旅游型农户,这是因为旅游兼营型农户具有更高的适应力。

具体来看,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暴露度、敏感性差异均不显著。但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旅游专营型农户的自然风险暴露度在5%和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3类农户,而消费风险暴露度在5%和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且旅游专营型农户在水安全方面的敏感性均在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3类农户。旅游专营型农户以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为主,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小,生产生活用水相对充足,因此,自然风险暴露度及水安全方面的敏感性较低。但旅游专营型农户普遍存在大额开支和负债,消费风险暴露度较高。

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适应力差异显著($p < 0.01$),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兼营型农户(10.610)、旅游主导型农户(10.443)、旅游专营型农户(10.098)、不参与旅游型农户(9.511)。两两比较发现,旅游兼营型、旅游主导型农户的适应力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参与旅游农户。具体来看,旅游兼营型和旅游专营型农户的收入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参与旅游农户,旅游兼营型和旅游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均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参与旅游农户。案例地参与旅游的农户,尤其是旅游兼营型农户,在旅游经营的同时兼顾务农/工,家庭收入水平相对更高,适应力也更高。

3.2 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3.2.1 基准回归

如表 3 所示,模型 1 中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参与旅游在 5% 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系数为-0.122)。模型 2 中纳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且最显著,主要源于研究区规模较大的家庭多为农村传统的三代直系家庭结构,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压力较大。另外,家中有干部或公职人员、前往其他地方越便利,有助于提高信息获取和交流能力,对农户的生计脆

弱性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模型 2 显示,在控制个体、家庭和区域特征后,参与旅游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系数为-0.142),假设 H1 成立。

模型 3 至模型 5 依次检验了参与旅游和暴露度、敏感性、适应力 3 个子维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3 个子维度中,仅适应力在 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927),进一步说明农户参与旅游有助于提高其生计适应力,降低生计脆弱性。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Tab.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 1 生计脆弱性	模型 2 生计脆弱性	模型 3 暴露度	模型 4 敏感性	模型 5 适应力
是否参与旅游	-0.122 ** (-2.353)	-0.142 *** (-2.768)	-0.231 (-0.786)	-0.130 (-0.534)	0.927 *** (3.764)
户主性别		0.031 (0.394)	-0.304 (-0.667)	-0.637 * (-1.693)	-0.271 (-0.712)
户主年龄		-0.041 (-1.136)	-0.051 (-0.246)	0.057 (0.331)	0.302 * (1.742)
家中有无干部/公职人员		-0.166 * (-1.782)	-1.030 * (-1.919)	-0.271 (-0.612)	0.633 (1.411)
家庭规模		0.080 *** (6.162)	0.573 *** (7.644)	-0.121 ** (-1.952)	-0.057 (-0.915)
周围 5 km 内是否有景区(A 级)		-0.034 (-0.694)	-0.131 (-0.458)	0.288 (1.226)	0.295 (1.237)
从家中前往其他地方的便利程度		-0.061 * (-1.656)	-0.372 * (-1.767)	-0.615 *** (-3.541)	0.056 (0.319)
n	432	432	432	432	432
R ²	0.013	0.113	0.141	0.051	0.048
调整后的 R ²	0.010	0.099	0.127	0.036	0.03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上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3.2.2 稳健性检验

采用二元 logic 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 4)。模型 2 和 6 的二元 logic 回归结果显示,农户参与旅游影响生计脆弱性及适应力的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 1 和 5)基本保持一致,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控制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标准化偏差小于 20%,平衡性检验均通过,说明倾向

得分匹配有效降低了样本自选择偏误。模型 3 和 7、模型 4 和 8 汇报了 1:1 最邻近匹配和半径匹配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均显示,参与旅游在 1% 水平上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正向影响适应力。以上检验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生计脆弱性				适应力			
	模型 1 (基准)	模型 2 (logic)	模型 3 (最邻近)	模型 4 (半径)	模型 5 (基准)	模型 6 (logic)	模型 7 (最邻近)	模型 8 (半径)
是否参与旅游	-0.142 *** (-2.768)	-0.620 *** (6.781)	-0.142 *** (-2.487)	-0.154 *** (-2.972)	0.927 *** (3.764)	0.707 *** (9.205)	1.007 *** (3.678)	0.955 *** (3.8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i>	432	432	328	429	432	432	328	429
<i>R</i> ²	0.113	-	0.010	0.114	0.048	-	0.064	0.051
调整后的 <i>R</i> ²	0.099	0.107	0.080	0.099	0.032	0.051	0.043	0.035

注:模型 2 和 6 括号内为 Wald 统计量,其余括号内为 *t* 值;倾向得分匹配后,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剔除了未匹配成功的样本,因此模型样本量小于 432。

3.2.3 影响机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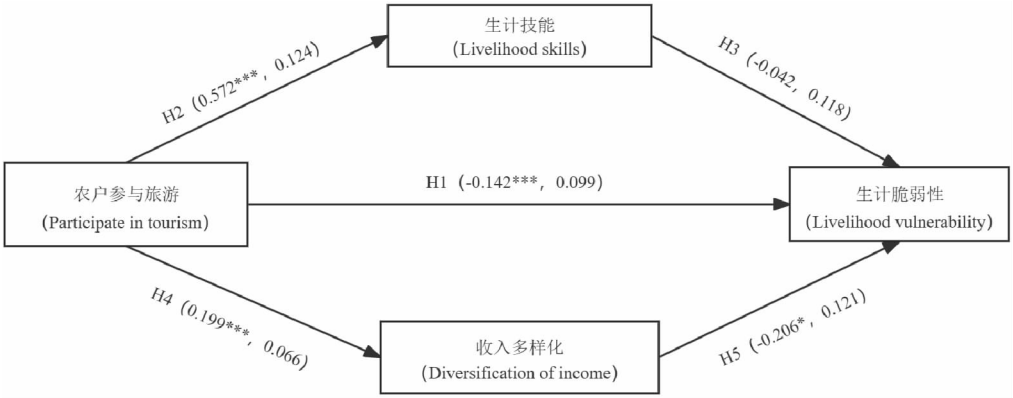
1) 基于生计技能的影响机制分析

如图 2 所示,参与旅游对生计技能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572),即农户参与旅游正向影响生计技能,假设 H2 成立。生计技能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为 -0.04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值为 0.139),则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显示,95% 的置信区间为 [-0.053 4 ~ -0.002 6],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即农户生计技能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假设 H3 成立。而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但系数由基准模型中的 -0.142 变为

-0.118,说明生计技能在参与旅游和生计脆弱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2) 基于收入多样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如图 2 所示,参与旅游对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119),即农户参与旅游正向影响收入多样化,假设 H4 成立。收入多样化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在 10%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206),即收入多样化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假设 H5 成立。而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但系数由基准模型中的-0.142 变为-0.117,说明收入多样化在参与旅游和生计脆弱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注:括号内的数值依次为非标准化系数及调整后的 *R*² 值,实线箭头表示支持该路径。

图 2 影响机制验证结果

Fig. 2 Results of impact mechanism verification

3) 影响机制贡献分解

农户参与旅游显著而稳健地通过生计技能和

收入多样化 2 种路径降低了其生计脆弱性。分解上述中介路径(见表 5),农户参与旅游经由生计

技能和收入多样化作用于生计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 024 和- 0. 025。在农户参与旅游影响生计脆弱性的总效应中, 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分别贡献了因果解释链条的 16. 9% 和 17. 3%。尽管二者都贡献了较高的中介效应比率, 但从作用系数来看, 参与旅游对生计技能(相较于收入

多样化) 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而收入多样化(相较于生计技能) 对生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生计技能对生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较小, 一是生计技能培训等的精准性和规范性有待提升, 二是从生计技能的提升到适应力的增强需要时间积淀。

表 5 影响机制贡献程度分解
Tab. 5 Decomposition of contribution degree of impact mechanism

中介效应	参与旅游生计技能		生计技能生计脆弱性	中介效应值	中介效应比率
	生计技能	0. 572	- 0. 042	- 0. 024	0. 169
	参与旅游收入多样化		收入多样化生计脆弱性	中介效应值	中介效应比率
	收入多样化	0. 119	- 0. 206	- 0. 025	0. 173

3. 2. 4 异质性分析

各样本村旅游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不同旅游发展模式村的旅游影响^[44]、农户的生计状况^[45]存在分异, 因而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参考谢双玉等的研究^[44], 将恩施州 18 个样本村划分为优势景区依托模式(8 个村, 172 户)、生态农业依托模式(3 个村, 78 户)、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4 个村, 117 户)、民族文化依托模式(3 个村, 65 户) 4 种模式, 分别对 4 种模式下农户参与旅游影响生计脆弱性进行分组回归。

表 6 旅游发展模式异质性的分析结果
Tab. 6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变量	模型 1 优势景区依托模式	模型 2 生态农业依托模式	模型 3 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	模型 4 民族文化依托模式
是否参与旅游	- 0. 125 (- 1. 374)	- 0. 370 *** (- 2. 781)	- 0. 106 (- 1. 450)	0. 019 (0. 13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i>	172	78	117	65
<i>R</i> ²	0. 139	0. 235	0. 225	0. 164
调整后的 <i>R</i> ²	0. 102	0. 171	0. 176	0. 062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以恩施州 432 户农户作为调查对象, 实证评估了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得出如下结论。

1) 农户参与旅游明显降低了自身的生计脆

表 6 显示, 优势景区、生态农业及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村的农户参与旅游均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 其中, 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的农户参与旅游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生计脆弱性。相对于优势景区、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 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更易兼顾传统农业生产, 形成旅游弥合^[39], 丰富农户的生计方式, 并通过有效发挥农业生产价值及旅游经济价值, 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 抑制了生计脆弱性。如位于宣恩县贡茶产业经济带核心区的伍家台村, 在打造万亩生态茶园产业带的同时, 发展原生态旅游, 多数农户务农种茶并经营农家乐等, 农户生计得到明显改善。

弱性, 尤其是提高了自身的适应力。在不同旅游参与程度的农户中, 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低, 适应力最高。这与陈佳等的部分研究结论一致^[9], 说明旅游生计是一种有益的生计补充^[46], 也证实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和生计可持续的有效策略^[47]。同时, 也应当警惕旅游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如恩施州参与旅游农户面临较高的消费风险和教育风险暴露度, 尤其是旅游专营

型农户面临较高的消费风险暴露度,参与旅游的成本投入、非理性消费导致的家庭开支也加重了其经济负担。

2) 农户参与旅游可通过提高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水平来降低生计脆弱性。然而,收入多样化带来的范围经济存在边际效应,可能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48],后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本文仅从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的内生动力视角探讨农户参与旅游与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未来可纳入其他内生动力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进一步探讨。

3) 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自身生计脆弱性的效应因村域的旅游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优势景区依托模式、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及民族文化依托模式的村庄,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庄农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生计脆弱性,这与李佳等关于旅游扶贫发展模式通过生计策略影响农户生计的研究相符合^[45]。本文仅从空间的角度探讨了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差异,未来可从旅游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等时间视角进一步探讨。

4.2 建议

1) 旅游业是保护传统农业和潜在提高社区农户生计的重要策略,应吸纳更多农户参与旅游发展,提高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程度。恩施州各类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旅游的比例均不高,发展潜力大,政府可根据各乡村旅游地的旅游发展阶段和模式,“量村”制定合适的产业帮扶、补贴等相关政策,解决旅游参与资金难等问题,吸纳农民工返乡创业。另外,也需要协调好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并关注农户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防止贫富差距扩大。

2) 降低旅游参与农户的风险暴露度,同时提高不参与旅游农户的生计适应力。恩施州案例地旅游参与农户面临较高的消费风险和教育风险暴露度,应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同时加大对乡村地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帮扶力度。另外,应继续发挥“低保”等政策的兜底作用并持续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完善灾害防御机制并提高农户的防御技能。

3) 从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方面入手,提高乡村旅游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一方面,增强生计技能,根据村庄旅游发展情况和农户从业情况,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内容,同时引导当地农户树立“主人翁”意识,自我增权,积极提升旅游经营与服务技能。另一方面,鼓励农户在夯实生计资产基础上将家庭多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非农活动,实现旅游生计与其他生计活动的优化协调。同时拓宽农户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渠道,平衡收入结构,促进生计稳定和可持续。

参考文献

[1] 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34(12):174-181.

HE A L, YANG X J, CHEN J,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174-181.

[2] BIRES Z, RAJ S. Tourism as a pathway to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biosphere reserves, Ethiop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81:104159.

[3] 许扬,保继刚.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J]. 热带地理, 2022,42(6):867-877.

XU Y, BAO J G. A study of farmer's livelihoods in "Azheke Plan": Based on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J].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6):867-877.

[4] 郑密,吴忠军,王佳果. 能力与增收:民族村寨农户旅游可持续增收机理研究:以龙脊梯田景区大寨村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38(3):136-144.

ZHENG M, WU Z J, WANG J G. Ability and increased revenue: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increased tourism revenue of farmers in ethnic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Dazhai village in Longji terraces scenic spot[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38(3):136-144.

[5] 崔晓明,杨新军.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33(2):147-153.

CUI X M, YANG X J. A research on farmers' asset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gling-Bashan mountainous area[J]. Human Geography, 2018,33(2):147-153.

[6] YU P, ZHANG J H, WANG Y R, et al. Can tourism development enhanc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rural house-

- holds? Evidence from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adjacent communities,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748:141099.
- [7] HUNT C A, DURHAM W H, DRISCOLL L, et al. Can ecotourism deliver re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 study of the Osa Peninsula, Costa Rica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 23(3):339-357.
- [8] HUANG L, YANG L X, TUYÊN N T,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30(4):875-896.
- [9] 陈佳,杨新军,王子侨,等.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30(3):64-75.
- CHEN J, YANG X J, WANG Z Q, et al. Vulnerability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A household survey in China's Qinling mountain area [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3):64-75.
- [10] 谢如玉,李琳,冯娟,等. 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究:以恩施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35(2):80-92.
- XIE S Y, LI L, FENG J, et al.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or and non-poor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erformance in Enshi [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80-92.
- [11] XUE L, KERSTETTER D.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change: An emic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9, 43(3):416-437.
- [12] 黎洁,党佩英,任林静. 乡村旅游对贫困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J]. *人文地理*, 2020,35(6):122-131.
- LI J, DANG P Y, REN L J. Rural tourism and its impacts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poor mountains areas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20,35(6):122-131.
- [13] WANG L G. Causal analysis of conflict in tourism in rural China: The peasant perspective [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39:100863.
- [14] RAO A, SAKSENA S. Wildlife tourism and local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Ind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mpirical Insights*, 2021,2(1):100016.
- [15] MBAIWA J E. Changes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2(5):1050-1060.
- [16] LASSO A, DAHLES H. Are tourism livelihoods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Komodo Island, Indonesi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23(5):473-485.
- [17] 蔡晶晶,吴希.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39(4):654-664.
- CAI J J, WU X.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8,39(4):654-664.
- [18] 胡昕. 生态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J]. *林业经济*, 2019,41(6):77-82.
- HU X. Impact assessment of ecotourism on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Based on socio-ecological coupling analysis[J]. *Forestry Economics*, 2019, 41(6):77-82.
- [19] 梁旺兵,田红旭. 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37(7):863-870.
- LIANG W B, TIAN H X. Research on resident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logical coupling [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21, 37(7):863-870.
- [20] 吴吉林,刘帅,刘水良,等.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40(8):1336-1344.
- WU J L, LIU S, LIU S L, et 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towards rural tourism in Zhangjiaji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40(8):1336-1344.
- [21] 王蓉,欧阳红,代美玲,等. 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进展评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人文地理*, 2022,37(4):10-21.
- WANG R, OUYANG H, DAI M L, et 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Human Geography*, 2022,37(4):10-21.
- [22] SU M M, WALL G, WANG Y N,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Hetu Town, Anhui Province,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71:272-281.
- [23] SHEN F J, HUGHEY K F, SIMMONS D G.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nd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15(1):19-31.
- [24] ADGER W N. Vulnerabil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68-281
- [25] FIELD C B.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6] 郭子钰,谢双玉,乔花芳,等. 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恩施州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43(4):668-678.
- GUO Z Y, XIE S Y, QIAO H F,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poverty-returning risks facing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sites: A case study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bei Province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43(4):668-678.
- [27] HAHN M B, RIEDERER A M, FOSTER S O.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9,19(1):74-88.
- [28] GERLITZ J Y, MACCHI M, BROOKS N,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o change in the Hindu Kush Himalayas[J].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2017,9(2):124-140.
- [29] 李立娜,何仁伟,李平,等.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山地学报, 2018,36(5):792-805.
- LI L N, HE R W, LI P, et al. Assessment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peasant household'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 representative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ichuan, China[J]. Mountain Research, 2018, 36(5):792-805.
- [30] 王振振,王立剑. 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19, 40(4):71-87.
- WANG Z Z, WANG L J. Ca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ural poor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70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9, 40(4): 71-87.
- [31] 罗文斌,孟贝,唐沛,等. 土地整理、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一个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证检验[J]. 旅游学刊, 2019,34(11):96-106.
- LUO W B, MENG B, TANG P, et al.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agrarian household livelihoods: An empirical tes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9,34(11):96-106.
- [32] SHEN J, CHOU R J.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Xiamei: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integrating tea tourism with ancient village preserv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0:42-52.
- [33] 崔晓明,陈佳,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 山地学报, 2017,35(1):85-94.
- CUI X M, CHEN J, YANG X J.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mpacted by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s[J]. Mountain Research, 2017,35(1):85-94.
- [34] 孙九霞.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 旅游学刊,2008, 23(9):22-27.
- SUN J X.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ap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9): 22-27.
- [35] 陈琦,胡求光,沈伟腾,等. 减船转产背景下沿海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舟山市转产渔户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21,41(8):1487-1495.
- CHEN Q, HU Q G, SHEN W T, et al. Coastal fishermen'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change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under the vessel buyback and fishermen transfer program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verted fishermen in Zhoushan City, Zhejiang Provinc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8):1487-1495.
- [36] 陈霁璐,李敏,冀昊,等.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背景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草地学报, 2022,44(8):86-95.
- CHEN F L, LI M, JI H, et al. Study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rdsmen under grassland ecological subsidy policy [J]. Chinese Journal of Grassland, 2022,44(8):86-95.
- [37] 吴孔森,杨新军,尹莎. 环境变化影响下农户生计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以民勤绿洲社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36(9):141-149.
- WU K S, YANG X J, YIN S. Farmers' livelihood choice and sustainabi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Mingin oasis community in Gansu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36(9):141-149.
- [38] RONGNA A, SUN J X.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 rhythm analysi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28(3):455-474.

- [39] 张爱平.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以哈尼梯田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35(4):51-63.
- ZHANG A P. Evolution disparitie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behavior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Hani terraces[J]. Tourism Tribune, 2020,35(4):51-63.
- [40] HUNGC K, HAGER M A. The impact of revenue diversification on nonprofit financial health: A meta-analysi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9, 48(1):5-27.
- [41] 韩磊, 乔花芳, 谢双玉, 等. 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 资源科学, 2019,41(2):381-393.
- HAN L, QIAO H F, XIE S Y, et al. The differe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in Enshi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villages based on PCI[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2):381-393.
- [42] 左孝凡, 陆继霞. 贫困脆弱性视阈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J]. 资源科学, 2020,42(2):274-285.
- ZUO X F, LU J X.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2):274-285.
- [43]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22(5):731-745.
- WEN Z L, YE B 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22(5):731-745.
- [44] 谢双玉, 阴姣姣, 乔花芳, 等. 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及其效应差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21,36(5):184-192.
- XIE S Y, YIN J J, QIAO H F, et al.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mod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effects in Enshi Prefecture [J]. Human Geography, 2021,36(5):184-192.
- [45] 李佳, 田里. 旅游精准扶贫对民族村落农户生计影响的比较:基于云贵民族村落的调查数据[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41(3):87-93.
- LI J, TIAN L.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of ethnic village farmers: A survey based on Yunnan and Guizhou ethnic villages in China[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0,41(3):87-93.
- [46] TAO T,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30(1):90-98.
- [47] ZHANG D, WANG Q, YANG Y. Cure-all or curse? A meta-regression on the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23, 94:104650.
- [48] 王晗, 房艳刚.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J]. 经济地理, 2021,41(3):152-160.
- WANG H, FANG Y G.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 A case of Yaozhan town in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41(3):152-160.

(编辑 李波)